

小二黑結婚新評劇

品 岸 編

中南新华书店出版



7
2

。命諸師數次入獄。第一場：(二孔明家) 孔明因事，宜明曉事理，應請諸師入獄，各思其

孔 (上)呢嚇！(數板)家住在，劉家岐；二孔明，是誰不曉！陰陽八卦呱呱叫，會看黃道與黑道！有一年，事不湊巧，春天大旱雨水少；家家的穀子都種不了。一直等到，五月初三的大清早，老天爺才把天變了。嘩啦嘩啦，雨可不算小。第二天，家家忙着去種稻。我本當隨着大家去種下了，又恐怕，日期不利，不長秧苗！一年的謀望事非小，忙把那曆本瞧了一瞧：初四的日子不大好，『不宜栽種』寫得明瞭。再過一天端午到，咱們家端午過得熱鬧。五月初六，正是『黃道』。下地去栽種，本來正好；沒想到，地裏頭已經乾得不得了，種下去的穀子，牠不長苗！到末了，家家的收成都很好，只有咱們家，頂糟糕！這件事，好比那啞叭，把黃連咬，肚子裏有苦，自己知道。隔壁的小子真可惱，他還跟我開玩笑；他一見我，就忙問

道：『今天的日子好不旺？種下了穀子長不長苗？！』說得老漢，我好不害臊；我只好假裝着，沒有聽到；心裏想：咱的事情你管不着，咱的事情你管不着！（白）我，劉修德。只因我精通陰陽，善理八卦，會看個黃道、黑道；能壓賽那當年的諸葛孔明，所以又有個名字叫做二孔明。我有兩個兒子：大小子叫大黑，二小子就叫二黑。在三年前，彰德府來了一夥子難民，其中有一個姓李的，帶着一個八九歲的小姑娘，爺兒倆個沒吃的；他願意把姑娘送給人家逃個活命。我想着，咱們二黑還沒訂親，這倒是個便宜事，因此就問了一下那個小姑娘的生辰八字，仔細地給推算了半天；哈，這小姑娘跟咱們二黑真是『千里姻緣一線牽』。再也沒有比這個合適的了！於是，我就把這個小閨女留下來，收作了童養媳。可沒想到二黑這個孩子，人大性大，被三仙姑的閨女小芹給迷住了。老子作主，跟他娶的媳婦，他偏不要。現在兒媳婦在家裏住了三年啦，二黑他還是不肯認賬。哼，管他呢，反正這婚姻大事，總得父母作主，可由不得他！這正是：婚姻大事，非同小可；不能由他，還得由我！

（抽煙袋介，二黑上）

（唱）幹活幹了大半天，這會兒才把活幹完；閑暇無事，去把小芹看，（欲出門，孔見了，忙喚住他。）爹爹，有話，快些言。

二黑呀！你又上哪兒去？

黑 我到後莊去！

孔 又是去找小芹啦？咳，你這孩子，簡直的是被那個小狐狸精給迷住了。你要曉得，你是已經有了女人的人啦！怎麼可以再跟別的女人胡混呢？！

黑 （翻白眼）誰說我已經有了女人啦？！

孔 呸？你還裝糊塗？不是在家裏嗎？人家已經在咱們家住下三年啦，今年也是十一二歲的人啦，跟你的命相又相合。難道我還能把人家給退掉？！再說，她爹也不知道逃到那兒去了，要退也沒地方退呀！孩子呀，別糊塗啦。我跟你說過多少次啦：小芹是不能做咱們家的兒媳婦的，第一、你是金命，小芹是火命；『火能剋金。你一輩子也別想翻身』！第二、小芹是十月生人，十月是個犯月，『不犯公公定犯婆，丈夫也難免受折磨』。那要是娶過來了，那還得了？！不是要把咱們家弄得家破人亡嗎？再說，三仙姑是她的娘，這個老妖精的聲名，你也是知道的。咱們是『清白傳家』，怎麼好跟她們家對親呢？再說……。

黑 （聽得不耐煩）別再說再說了吧！老是那一套！誰相信您的陰陽八卦呀！那一年，您說是什麼『不宜栽種』，後來怎麼樣？

孔 （氣憤）呃，呃，你，你這個雜種，你也笑話我？！

黑 我倒不是在笑話你。您知道嗎？我爲您這件事，不知在外面受了人家多少奚落哩！您動不動就把您的陰陽八卦抬出來！鬼才相信啦！

孔 (氣極)哼，你大啦，什麼事都由着你啦?!好，我也管不住你了!你愛上哪兒，就上哪兒!哼!(下場去了。)

黑 (見孔已去)(自言自語)活幹完了，幹嗎不能讓我去看看小芹，他媽不好，可我又不是要她的媽!你不讓我去，我偏要去!(賭氣下。)

第二場 (三仙姑家)

姑 (上、唸)我的模樣生得俏，人人見我都含笑；我生平最愛少年郎，寧願兩塊險不要!(白)我，三仙姑。在十五歲的時候，就嫁給了于福爲妻。我丈夫是個老實人，連個話都不會說，一天到晚，只會在地裏死受!婆婆早死啦，公公和丈夫兩個人一去不返，家裏就只留下我一個人啦。你想，一個人孤孤單單地呆在家裏，多不是味兒呀!幸虧村子裏頭年輕的人很多，他們沒事就常常來陪陪我，往往集合了一大羣，每天嘻嘻哈哈的，倒也不寂寞。可恨我公公是個死腦筋，他瞧着覺得不順眼；有一天，他望着我發起牛脾氣來了；把那些年青的後生都給罵跑了!那時候，我可氣極啦，管他公公不公公，我跟他鬧上啦：記得那個時候，我整整地哭了一天一夜，頭也不梳，臉也不洗，飯也不吃；我躺在炕上，誰叫我，我也不起來!這一下子他們爺兒倆，也拿我沒有辦法!後來隔壁有個老婆子，替咱們家請了一位神仙，到家來下了一回神，

說是我被三仙姑給跟上了！我心裏忍不住直要嘆，是，我就趁着這個機會，故意哼哼唧唧地自稱『吾神長，吾神短』。從此以後，每月初一十五就下起神來，居然也有人來燒香求財問病。我呀，就這末糊裏糊塗地做了三十年仙姑。那會兒，一般年青的小伙子，到我這裏來，嘴裏說是來問神，其實還不是來看我來了！唉，可惜這都是過去的事嚕，我現在也老嚕，說什麼也別想從前那種日子啦！如今，年青的一般小伙子們，倒也常常來。起初，我還以為他們是爲我來的，日子久了，我才看出來啦，他們是冲着咱們閩女小芹才來的！唉，這丫頭今年也有十八歲了，我得早點給她找個婆家，把她搵出去！有了她在家裏，那些個『鮮菓子』（指青年男子）還能有我的份麼？這且慢講。今天，我悶的慌，得出去蹓蹓，小芹他爹也到地裏去了，我不免把小芹叫了出來，叫她看着屋子。我說：小芹呀！你出來一下！（小芹上）

芹（唸）忽聽媽媽喚，急忙到堂前。（白）媽，您叫我有什麼事呀？

姑 啊，孩子呀！媽叫你出來沒有別的事，我有點事，得出去一趟，你爹也到地裏做活去了，家裏頭沒人，你得小心門戶，知道嗎？

芹 曉得啦，您去吧，可記着早點回來！

姑 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你一個人在家我也不能放心呀！是不是？說是我去了！（唱）叫小芹，把門戶，小心看

守！（欲下）

芹（接唱）叫媽媽，你早去，要早早回頭！

姑我知道啦，用不着你囑咐！（下）

芹媽媽出去了，待我做起活來！（唱）于小芹，在家中，忙把活幹，（做針線活介）（金旺上）

金（接唱）來了我，金旺，村政委員。劉家蛟無人不怕俺，我的威風可非比等閒。成天上晚沒事幹，不免到小芹家中去閑玩！（白）我，金旺，乃是本村一霸。自從八路軍來了以後，咱們這兒也成立了村公所、武委會、婦救會，這麼些個玩藝。咱們這兒的人膽子小，有事情都不敢出頭。除了縣政府派來了一個村長以外，誰也不敢出來當幹部。前不久，縣政府裏派人來工作，要選舉村幹部。我跟我本家兄弟興旺，心裏一琢磨：可就看出這又是一個掌權的機會。這些個渾小子，你們不敢出頭嗎？這可正好！因此，興旺兄弟被大家選為武委會主任，把我選為村政委員，連我老婆，也被選為婦救會的主席啦！其他的各幹部，就硬捏了幾個老頭子出來充了數。只有青年隊長，老頭子充不得，咱們興旺兄弟看見小二黑這個孩子，長得還怪好玩，就隨便提了一下名，也被通過了。這位村長是個外來的，對咱們村裏情形也不太瞭解，咱們祇要瞞住他一個人，在村子裏，就可以照樣『一手遮天』啦，誰還敢說半句話？！這且不言。唉，一天到晚，沒事做也怪悶的慌；不免還是去找三仙姑的閨女

小芹去，跟那個小妞兒說說笑笑，倒也是個消遣的辦法。要是瞅着有好機會，我就對她不客氣，得把她弄上手來玩她一兩回！行行去去，去去行行，呃，可到啦！（推門見芹）呵，小芹！你在忙什麼呀？你爹呢？

芹 去地裏幹活去啦。您有甚麼事嗎？

金 哦！（東張西望）那末，你媽呢？

芹 我媽出去有事去啦！

金 噢！你媽也不在家？！那你一個人在家不悶得慌嗎？我來跟你做伴，怎麼樣？（嬉皮笑臉）這會兒可算是個『空子』吧？

芹 （忍不住板起臉）金旺哥！咱們以後說話要規矩點！你也是娶了媳婦的大漢了！怎麼可以這樣……

金 噢！他媽的，裝什麼假正經？小二黑一來管保你就軟了！有便宜大家討鬻點，就大家沒事。你要正經，除非你自己鍋底沒有黑！（拉住小芹的胳膊，轉笑，低聲地）小芹，別裝模作樣啦！嘻嘻，嘻嘻！

芹 （怒）誰是跟你裝模作樣？你不放手，我可要叫啦！

金 哎喲，你別吓唬我，你真要叫嗎？！

芹 （大聲）你們看金旺！（金旺出乎意料，趕緊放手往外跑。金旺妻由下場門暗上）（金旺尚在自言自語）

金 他媽的，等着瞧吧！（見妻，一楞）

妻 哼，我就知道，你沒事準是上這兒來啦！臭旺兄弟找你有事呢。我看你簡直是被小芹給迷昏啦！剛才你生

誰的氣來着？

金 （沒好氣）你不用管！

妻 （見金沒好氣，也不答理。）好，好！我不管。你快回去吧，興旺兄弟等着你呢！走吧，走吧。（金被妻推下。）

（小芹在屋裏，一直又氣又怒，獨自飲泣。二黑上，且行且唱。）

黑 （唱）小芹待我真不錯，我待小芹感情多；一日不見我的心難過；我二黑好像着了魔！邁步去到她家開坐，（進門）見了小芹把話說。（見芹傷心，關切地）小芹呀，為什麼難過呀，（芹未理，又問）誰欺負你啦！

芹 （抬起頭來，見是二黑，更傷心了，索性哭了起來。）

黑 （強傳失措）小芹，快別傷心啦！你一哭，我心裏頭怪不好受的！有什麼事你說給我聽聽。——快告訴我吧！

芹 唉，二黑哥呀！（唱）哥哥不必將我問，妹有言來聽分明。心中只把金旺恨，衣冠禽獸他不是人！

黑 呀！是金旺欺負你嗎？他怎麼欺負你來着？

芹 哥哥呀！（唱）金旺那小子到家下，先問我爹來後問我媽；聽說是我爹媽俱不在，他就和你妹扯扯拉拉！

黑 呀！（接唱）聽罷言來怒氣發；不由二黑咬鋼牙。欺小芹猶如是欺負咱；恨不得拿刀把賊的心挖！（白）氣

死我了！（向芹）好啦，別哭了！我總得想法跟你報仇。

（小芹一時哭泣不止，二黑在旁細語勸慰，三仙姑上。）

姑 （唱）無事出外躍躍門，天色不早轉圓程。（進門見二黑與小芹親熱的樣子，不禁妒性大作，但又不好怎麼發作。）（假意咳嗽一聲）咳！

黑 芹 姑 （同時）啊！您媽回啦！（二人不好意思，手足無措。）
姑 嗯。我回來啦。小芹，你的飯做好了沒有？（芹未答）怎麼不去做呀？

芹 姑 媽，我這就去做。（畏縮地下）
姑 （換笑臉對黑）嚶，二黑呀！我不知道你來啦，要是知道你來了；我就該早點回來啦！小芹這孩子，又不曾招待你，我怪過意不去的！（一個人磨個不休，黑無從置答。）

黑 姑 嚶，伯母。您，您別客氣！
姑 嚶，嚶，誰在客氣呀！伯母、伯母的，多難聽，我能比你大多少呀？！快別這麼叫啦！

黑 姑 （爲難地）這，這，不叫您伯母，該叫什麼呢？！
姑 你叫我……你叫我……（一口氣）叫我姐姐得了！
嚶，不好嗎？

黑 姑 那、那怎麼可以！
姑 有什麼不可以的？！我告訴你說，不是我誇你：你們這一幫小伙子們中間，就數你最漂亮，最叫人喜歡，頂

逗人疼啦！你姐姐我，就喜歡咱們二黑！

黑 （受不了）呃，呃，您，您還有事吧？

姑 甯，我哪兒有什麼事呀？一點事也沒有！沒事，沒事！

黑 （思索）哦，對不起，我還有事，我要回去啦！

姑 甯，怎麼我一回來你就要走呀？我不讓你回去，就在咱們家吃了飯再走！饒快好啦！

黑 哦，哦。我改天來吧！改天來吧！（溜下）（姑見黑去，大憤。）

姑 哼！這個小雞種，他嫌我老了！找上爺，他還不要！
噯，我倒是不怕人家，就怕自己家不該多一個小芹！要是沒有她在這些小伙子眼睛面前晃來晃去，二黑也不會嫌我呀！唉，我早想把這個丫頭嫁出去，可是好些個人家都不願意跟我攀親，說什麼我的『聲名不正』囉。鬼話連篇的！哼，只要我插起『招軍旗』，還怕沒有『吃糧人』噯！我趕明日多托幾處，多求幾家，我就不相信不能替小芹找到個婆家！呃，我就是這個主意！

芹 （上）媽，飯好了，您來吃飯吧！

姑 哼！我看見你呀，我就飽啦，氣都給你氣飽啦！噯，小芹呀，我問你：剛才你爲什麼哭呀？是不是二黑那個小子，欺負你啦？

芹 不是的。

姑 那末，是爲什麼呢？

芹 是金旺欺負我。

姑 怎麼，金旺也來過？哎呀，你怎麼惹得起他呀？我瞧你呀，簡直就是個『惹事的根苗』，趕明日真得把你早點交代出去！省得留在家裏惹是生非！

芹 媽，你……（害羞）

姑 唷！還害臊啦！你沒想想，你今年多大啦！還不該替你找個婆家麼？你媽十五歲，就嫁給了你爹。比你還小的年紀，就養了你呢！

芹 媽，您別說了！飯就要涼啦！

姑 好，好。就不說啦。吃飯去！

（同下）

第三場（興旺家）

金 （上唱）心中只把小芹恨，故意跟我假正經；今天二黑生了病，武委會訓練幹部缺少他一人！我不免藉此機會鬥爭他一頓，這件事還須對興旺說明。急急忙忙往前進，不覺來到興旺的家門。（白）呢，到了興旺家啦！興旺兄弟在家嗎？開門哪！（興上）

興 來了！（唱）村幹部今天來受訓，小二黑不參加所爲何情？他說是在生病我不相信，明日裏定要開會將他鬥爭。正在家中心納悶，忽聽門外人叫門！用手兒打開門來看，（開門）原來是金旺哥到來臨。（白）啊，原來是金旺哥！請裏邊坐！（坐介）有什麼事

嗎。

金 不錯，正有點事。要對你說：今天你們武委會訓練村幹部，小二黑不是缺席沒來嗎？

興 是呀！聽說他是生病，打擺子！

金 哼，你相信他的？他是裝病！其實呢，是被小芹勾搭啦！

興 哦！他是裝病呀？這還了得！本來我就有點不信他是真病了，照你這末一說，今天他是故意不來囉！

金 當然啦！

興 哼，那咱們明日一定要開個鬥爭會，鬥爭這小子一下！

金 對。不但小二黑要鬥爭呀，就是小芹……

興 你說得對！小芹這個小娘們，年紀小小的，架子倒是挺大！假門假事的！不是好東西！

金 怎麼？你也碰過她的釘子嗎？

興 哼，快別提了！你現在就回去跟你們那位婦救會主席說一下。叫她馬上發動婦救會明日個鬥爭小芹。

金 好，我這就回去說去。我老婆聽到這個消息呀，她一定馬上就會去佈置的！

興 她也恨小芹嗎？

金 嘻嘻！不瞞你說：因為我沒事常愛上小芹家裏去，你嫂子早就恨小芹恨得不得了！我現在叫她去佈置鬥爭會，她還會有不樂意的嗎？

興 好，好。那真是好極啦！你這就回去辦事罷！我也

要馬上就去佈置明天的事。這正是：明天要把二黑鬥，
金（接唸）假公濟私報前仇。（同白）明日見！（二人分下。）

第四場（村長家）

（急急風，小二黑被細，拉拉扯扯上，興旺在後面押着。）

黑 呀，呀！你們爲什麼細我？我犯了什麼罪？我犯了什麼罪？你們說，你們說！

興 劉二黑，你嘖嘖什麼！剛才開鬥爭會的時候，你不肯認錯；一張嘴死硬到底！這樣不坦白，是應該的嗎？

黑 我沒有錯嘛！你叫我承認什麼！

興 昨天咱們武委會訓練村幹部，你爲什麼裝病不去！？

黑 誰說我是裝病！昨天我的確是在家打擺子呀！你爲什麼仗着你是武委會的主任，隨便細人！？你要把我送到哪兒去？！

興 鬥爭會鬥爭不了你，當然要把你送交『政權機關』處理呀！咱們去見村長！

黑 見村長，就見村長！有『理』天下去得！我怕見村長嗎？！

興 『不怕』頂好呀！漂亮點，跟着咱們走！

黑 走就走！（圓場，到了村長處。）（村長上）

村 啊？外面什麼事情呀？亂開開的！（見興等及纏着的二黑。詫異。）呀，這是爲什麼？（向興旺）這是怎麼回事呀？！

興 呵，您不知道：我跟你說……

黑 村長，您聽我說……

興 您聽我先說，村長……

黑 我要先說……

興 我是主任，我得先說……

村 呃，呃，別吵，別吵。一個一個的說！二黑，你就讓他先說吧！

黑 好！就讓你先說！

興 是這末回事！昨天咱們武委會訓練幹部，大家都到齊啦，就他一個人，故意裝病不到。今天咱們開會鬥爭他，他還不肯承認他自己的錯處！

黑 誰說我是裝病！昨天我本來在家打擺子嘛！

興 你還想賴！你明明是被小芹給勾住了，不想去。還說是打擺子！誰相信你的鬼話！

村 哦，原來是爲這個！昨天我也聽人說過：小二黑是真的在家打擺子！不是什麼裝病！這個我知道。

黑 瞧，村長也知道。

興 啊？！您知道！

村 嗯。我是知道。快把他放了！（放二黑。）

興 那末……那末，他跟小芹『亂七八糟』，也是犯法呀！

黑 誰『亂七八糟』？！

村（阻與）別亂說！在新社會裏，青年男女自由戀愛，是並不犯法的。

興 可是，可是他是有了女人的人呀！

村 呃，村子裏誰不知道那個童養媳，他並沒有承認呀？！人家不承認是對的！男不過十六，女不過十五，談不到訂婚。像他家那個十來歲的小姑娘，她長大了也不會來認這筆賬的！二黑他滿有資格跟別人戀愛，誰也不能干涉！

黑（見興語塞）哼，你們無故細人，犯法不犯法？！

興 這個？

黑 你說呀！

村（見興不能下台，忙勸黑。）算啦，算啦！把話說清楚啦，也就完啦！好，你回去吧！

黑 今天要不是冲着村長的面子，你們無故細人，我是不会隨便干休的！哼！（向村長）麻煩您了，村長！

村 沒什麼！你回去有事吧！

黑 是！（回頭敵視興旺一眼，下。）

村（向興）你也該回去啦！

興 是。村長！（欲走，外面又鬧閨閨的。）呀？又有什麼事嗎？（急急風，小芹拉扭着金旺妻上。）

妻 走就走，拉什麼呀！

芹（見長）呵，村長！常言道得好，捉賊要贓，捉奸要雙！當了婦教會主席，就不說理了嗎？

村 有什麼事慢慢說，慢慢說；在新社會裏沒有不說理的

事。

興（背插白）這件事準又要扯上我，我還是溜走了罷。
（溜下）

妻 村長，你聽我說……

芹 不，讓我先說……

妻 我要先說……

芹 爲什麼你一定要先說？喲，當了婦教會主席啦，是不是？

村 別吵呀！都是要說的，一個一個的說好了！（向妻）
好吧，你就先說罷，究竟怎麼回事？！

妻 村長聽了！（唱）尊一聲村長聽我講，我有言來聽
端詳：小二黑與她常來往，他二人定有這苟且的勾
當！

芹 你住口！（唱）聽一言來氣往上，你信口開河把人傷；
捉賊要賊古言講，就是捉奸也要拿雙！

村 哦，原來是爲這個。（向妻）這件事情是你不對。

妻 啊？怎麼是我不對？！她跟小二黑兩個人不三不四的，
這還不夠丟人的嗎？虧她還有臉來說理！況且小二黑
又是個有婦之夫。更不應該勾引人家，這件事情，怎
麼會是我的不對呢？！

村 我跟你講：小二黑家裏的童養媳，不過十一二歲，
根本還沒有達到訂婚的年齡，這種婚約是沒有効的！
所以 小二黑跟小芹姑娘談戀愛，是完全合法的。
（小芹又喜又羞介）這並不犯法。（見芹羞狀）小芹，